

短篇小說

隱居

五叔義

這是一個失戀的青年學生在鄉間看到的農民生活情形。

蔡水發一向過着平靜的農村生活。因為周火土要帶着他的一位從臺北來的客人到他家來玩，於是大家都忙着整理，打掃庭院，連在田裡工作的蔡水發，也提早回家幫忙。隣居蘇萬金奇怪他為什麼這樣早回來，蔡水發說：「家裡有客人要來，所以要早些回家打掃……」。

「你們家也有客人要來？」蘇萬金更驚訝了，聲音也更高了。「不是周火土家來了客人了嗎？今天中午周火土要我幫他提油瓶，抬凳子，我就隨他到他家去了，還看到那個城裡來的客人呢！臉皮又白又嫩，是個男人却長着一張女人臉，穿着白衣白褲，都說得有模有樣的，不用說去穿了，看上去都不舒服。我看他那樣子，恐怕打一桶水就能將他累倒。……你家也有客人要來嗎？」

「就是周火土的客人，」蔡水發吶吶着，只盼着能早些擺脫他。接着說：「周火土說傍晚要帶他來我們這邊走走！」

「原來就是他啊！我還以為是誰呢！」蘇萬金狡詐的笑着。「那是一隻白田雞，等等他來了，你一看就會相信的——真是一隻白田雞！……不過，蔡水發啊！當心的妹子不要讓他哄了去！」

蔡水發怒而不敢言，蘇萬金大笑了幾聲，搶下他們兄弟三人便去了。蔡水發很好的心情全讓他的幾句話破壞了，一轉頭看到他的兩個弟弟正在他身後做鬼臉，就怒喝道：「還不快走！等着鬼來捉你們去？」

淑英正在門口張望，一看到他們，便提高了喉嚨尖喊：「大哥，怎麼這麼晚才回來啊？」蔡水發沒有回答，逕直走進屋去，摘下頭上的斗笠，放下肩上的鋤頭。他在水缸裡舀了一碗水喝着，喝完了水，向後面廚房走去，輕輕的喊：「祖奶奶，我回來了！」

兩位老人聽到他的聲音，就從後面走出來。蔡水發四兄妹，很小就失去了父母，是這兩位奶奶照料他們長大的。因此他們之間的感情特別好。平時，祖奶奶住在蔡水發的一個叔叔家裡，只有老奶奶替蔡水發兄妹管家。這天祖奶奶不知爲了甚麼也跑了來。

「祖奶奶，您來了？」蔡水發說。「天這麼熱，您應該多休息！」
老太太張着嘴笑，啞着喉嚨說：「水發啊！你爲我擔甚麼心？你奶奶要縫衣服，穿針線的時候還得來找我呢！她的眼睛沒有我的亮，牙齒沒有我的多，不要看我比她多了廿歲！」

蔡水發連忙說：「當然，祖奶奶好身子，遠近都知道的。」
老奶奶在旁邊說：「周火土才來過了，借了廿個大雞蛋去，還有一大瓶香油，兩張稿子。他說他家有客人來，甚麼臺北來的客人，我也搞不清楚。」
「淑英同我講過了，」蔡水發說。

「他還說晚上要來我們家呢！」祖奶奶說。「淑英得了這消息，一下午就逼着我同你老奶奶幫助她打掃。」

「我知道了，」他說了一句，沒有表示甚麼。
晚飯桌上，祖奶奶總是找硬的東西吃，甚麼花生米啊，鹹蘿蔔乾啊，……誰要勸她多吃些軟的，她便說：「我要吃硬的嘛！磨磨牙！」
吃粥的時候，祖奶奶眯細了眼睛，笑着對蔡水發說：「我今天又是爲你來的，你這孩子別儂裝傻啊！」

「祖奶奶，我裝甚麼傻？」蔡水發迷惑的問道。
「水發啊，祖奶奶爲你的事跑的次數也不少不。」老奶奶放下手中的粥碗說。
「別那過去，蔡水發有所悟解了，跟着動作也不自在起來。」祖奶奶，還大早吧！現在我還不想談這事！」他說。

「二十四歲了，還早？」祖奶奶說。
「現在地是自己的了，收成又好，還等甚麼？」老奶奶說。
「你爸爸二十歲就有了你了，」祖奶奶說。

「我想等淑英先——真的，祖奶奶，我現還不想談！」他說。
淑英捧起碗來將臉遮住。她的兩個弟弟大笑起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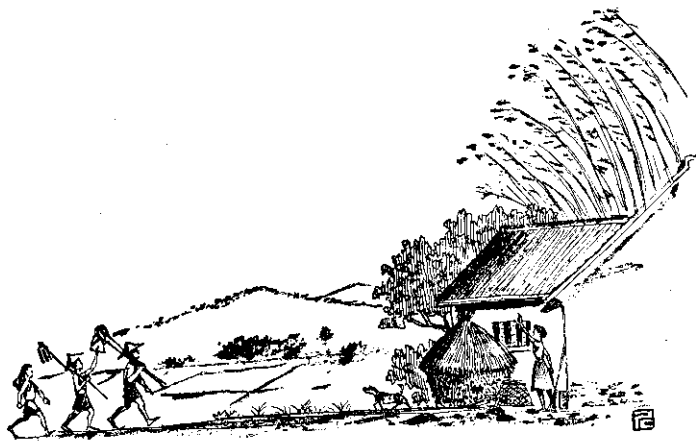
「你總是不想談，不談怎麼解決問題呢？」老奶奶說。
「人家陳家的秀惠的媽在等回信呢！」祖奶奶說，「我一個月前就答應給她回信的。」

「秀惠可是能幹出名的，」老奶奶的興趣顯然也增高了，「秀惠還讀過書的呢！」
「我都知道，可是，祖奶奶，老奶奶，讓我再想一想吧呢？」

「蔡水發說。」這兩天地裡正忙，明天起怕連晚上都要下地了。這兩天菜田要落肥了！」說完，他忙放下粥碗，走到屋外去。

太陽已經完全沉落下去，只是西方的天空還沉浸在一片漸弱的紅光裡。稻田裡靜悄悄的，看不到人的踪影：這是家家戶戶吃飯的時候。不遠有一處草堆還在冒煙，白色的煙，一縷一縷向上冒，無精打采的，像是隨時可以熄滅不再冒煙，却又不甘心遽然熄滅去似的。

蔡水發忽然感到滿足而快樂
(未完，下接第二十六頁)



大哥哥怎麼這麼晚才回來？

